

Wai Guo Ming Jia San Wen Cong Shu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托尔斯泰

散文选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 刘季星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托尔斯泰 散文选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刘季星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尔斯泰散文选 / (俄罗斯)托尔斯泰(Tolstoy, L. N.)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外国名家散文)
ISBN 7-5306-3644-8

I. 托... II. 托...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
近代 IV. I5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362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e-mail: bj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25 插页 2 字数 254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册

定价:21.00 元



目 录

塞瓦斯托波尔的十二月·····	1
关于《战争与和平》一书的几点说明·····	21
我的生平·····	35
忏悔录·····	43
谈陀思妥耶夫斯基·····	122
蜡烛·····	128
雇工叶美良和鼓·····	140
三个儿子·····	151
该醒悟了!·····	155
《克鲁采奏鸣曲》后记·····	158
谈饥荒·····	174
悼念拉耶夫斯基·····	215
讽喻三则·····	221
可耻·····	231
牛蒡花·····	238
家书六封·····	241
答主教公会的二月决议及有关的读者来信·····	252
地狱毁了又重建·····	263

回忆录·····	283
彼此相爱吧·····	359
忆一名士兵的受审·····	370
谈果戈理(附录三件)·····	382
该明白了·····	387
遗嘱·····	399
谈社会主义·····	407
译后记·····	417

塞瓦斯托波尔的十二月

朝霞刚在萨奔山的上空染了一抹红晕,暗蓝色的海面就抹去了浓重的夜色,等待着第一道光线洒下快乐的万点金星。港口那边飘过来一股寒冷的雾气;雪没有了,周围是黑黝黝的一片。清晨的严寒刺得脸颊生痛,在脚底下被踩得咯吱咯吱地响。遥远的海上永不停息的涛声,塞瓦斯托波尔^①城内断断续续的枪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舰船上闷声闷气地敲了第八次钟了^②。

北边一带平静的黑夜宣告结束,白昼的活动逐渐开始了。哨兵在换岗,发出火枪撞击的声音;有个医生在急忙忙地赶路,要去医院上班;一名小兵从地窝子里爬了出来,用浮着冰块的水洗了洗晒黑的面孔,转身朝着泛出红色的东方匆匆地画了个十字,向上帝祈祷;有一辆骆驼拉的大车,车身很高,吱吱呀呀地向墓地走去,要把满身血迹的死者埋

① 1853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次年11月托尔斯泰被调往克里米亚半岛南端港口塞瓦斯托波尔参加守城战斗,曾任四号碉堡的炮兵连长。这座城市从1854年10月开始被英、法、土耳其的军队围困达一年之久。——译者注

② 船上半小时敲一次钟。——译者注

葬入土，一车的尸体几乎装得满满的……请您往码头那边走，一股混合着煤烟、湿气、粪便和牛肉的特别的气味，呛得您昏昏欲倒；几百种物资：木柴、肉类、面粉、铁条、柳条筐等等，在码头旁边堆得像小山似的。几个团的士兵，带着麻袋，背着火枪，或者赤手空拳，聚在这里抽烟，吵架，把货物搬运上船；船冒着烟，停在趸船外边。许多私人的小划子坐满了乘客，其中有水手，士兵，商贩，妇女，靠了码头又划走了。

“老爷，到格拉夫码头去吗？请上船吧。”有两三个退伍的水兵站在各自的小划子上在向您招揽生意。

您选中了离您最近的一只小划子，跨过一匹腐烂的枣红马的尸体，它一身污秽地躺在旁边，走到掌舵的身旁坐下。小划子离开了码头，四周的海面上闪耀着朝阳的光点。您面前是个年老的水兵，穿着驼灰色的大衣；还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头发的颜色很浅，一声不响地使劲划着双桨。您看到了远近停泊在海港里的几艘轮船那带条纹的庞大的躯体，看到了在蓝莹莹的海面上流动着的许多黑色的星星点点的舢板，看到了城市临海一面的建筑被早晨的太阳那玫瑰色的光线渲染得十分明亮而美丽，看到了那浮着泡沫的一道漆成白色的木栅和沉在水里的船只那闷闷不乐地伸出焦黑的断桅，看到了远处敌方的舰队在清澈透明的海天交接线上出现，看到了双桨打起的咸苦的水泡在一股一股涡流中跳跃；您又听到了双桨均匀起落时发出的击水声，水面上飘过来的说话声以及沉重的射击声，您觉得塞瓦斯托波尔的射击声越来越密集了。

一想到您是在塞瓦斯托波尔，您的心中不可能不涌起

一种勇敢而自豪的感觉，您全身的热血不可能不急速地流动……

“老爷，您现在正笔直地朝基斯登丁^①走呢。”年老的水兵这样告诉您说，他回过头去看看是否偏离了您向他指定的方向——右舵。

头发浅颜色的小伙子从兵舰旁边划过，打量了它一眼后说：“这条船上的大炮倒挺齐全的呢。”

“要不怎么打仗！这是条新船，科尔尼洛夫^②还在上面住过。”老兵说，也打量了它一眼。

“你看，什么地方给炸了！”小伙子有一阵子不说话，忽然说了一句，看着南港上空突然升起一股浓烟，结成一朵白云，同时传来一颗炮弹爆炸的巨响。

“这是他那边今天从新的阵地上打来的炮。”老兵又说了一句，若无其事地向手心里吐了一口唾沫。“喂，米什卡，加把劲，超过那条大船。”于是您这只小划子冲破海港中辽阔的微波荡漾的海面加速前进，真的超过了那条吃水很深的大船；船上堆满了一袋一袋货物，划船的士兵是新手，动作不熟练，也不协调，挤在不计其数的各式各样的小划子中间向格拉夫码头驶去。

海滨的街道上乱哄哄地走动着成群一群灰色的步兵，黑色的水兵，花花绿绿的女人。女人在卖面包，俄罗斯的男人守着茶炊大声叫嚷：“喝热的蜜水啰！”他们眼前最低的

① 指“康斯坦丁号”兵舰。——托尔斯泰注

② 弗·科尔尼洛夫(1806—1854)，俄国黑海舰队司令，塞瓦斯托波尔第一次遭受炮轰时阵亡。——译者注

几道石级上，堆放着圆的长的炮弹、霰弹，还有各种口径的铁炮，全都生了锈。再往前走几步，有一块空地，乱七八糟地堆着粗大的木头、炮架，睡着许多士兵，停着马匹、大车，放着草绿色的工具和工具箱，以及步兵的枪架。许多步兵、水兵、军官、女人、孩子、商人在走来走去，大车拉着草料、麻袋和木桶在来来往往，不时地还有哥萨克和军官骑在马上、将军坐在马车里招摇过市。右边一条街筑起了防御工事，射击孔后面都伏着一门小炮，旁边坐着一个水兵在抽烟斗。左边是一栋漂亮的房子，门面三角墙上写着几个罗马数字，底下站着几名士兵和染满血迹的担架。您到处可以看到军营的种种不愉快的痕迹。您最初的印象肯定是最不愉快的，因为军营的生活和城市的生活、美丽的城市和野外污秽的宿营地莫名其妙地混合在一起，不但奇丑无比，而且以它的杂乱无章叫人感到恶心。您甚至觉得所有人都给吓破了胆，慌慌张张不知道该干什么。可是您凑近了去看一看在您身边晃动的这些人的脸孔，您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理解。即使看一看这位辎重兵也行，他负责为一驾马车上的三匹枣红马饮水，正悠闲自在轻轻地哼着小曲。显然，他在这一群形形色色的人中间并没有站错位置的感觉，在他看来，这群人仿佛并不存在。但无论叫他去干什么事他都愿意，饮马或者拉炮，同样显得悠闲自在，信心十足，心安理得，好像他是在图拉或者萨朗斯克^①的某一个地方干这些事一样。您从这位军官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正好

① 图拉和萨朗斯克都是莫斯科南部的城市，当时的大后方。——译者注

从旁边走过，戴一双无可指责的雪白的手套；您从这位水兵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正坐在街头的防御工事上抽烟；您从这些干活儿的士兵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他们正带着担架在以前的议会大厦门前台阶上待命；您从这位姑娘的脸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表情，她正踏着街心的小石子儿穿过街道，别让身上这件玫瑰色的连衣裙给弄湿了。

是呀！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塞瓦斯托波尔，您一定会感到失望的。您想从哪一个人的脸上发现惊慌失措、六神无主或者慷慨激昂、视死如归、坚如磐石之类的表情，是枉费心机的。一丝一毫都没有。您看到的只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人，安安静静地在做着平平常常的事。由于这个缘故，也许您会责怪自己兴奋得过了头，对于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们的“英雄气概”这个词用得是否确切不免产生了一点儿怀疑，这个词是您从北岸来人叙述、描写他们的亲身见闻时听来的。不过，在您表示怀疑之前，请您先到各个碉堡里走一走，在保卫战的现场，看一看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们；或者干脆往街对面去，到以前的塞瓦斯托波尔议会大厦里看一看，它的门前台阶上正站着一群带着担架的士兵，您可以在那里见到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看到可怕而悲惨的、伟大又是有趣的但是惊心动魄、会使灵魂得到净化的场景。

请您进入议会大厦的大厅吧。您刚推开大门，四五十个截肢和重伤的病入的景象和气味立刻会使您大吃一惊。他们有一些人躺在病床上，大多数人则席地而卧。请不要相信您的感觉，它会让您停在大厅的门槛上欲进不能。这

是一种卑劣的感觉。向前走吧，别以为您来探望遭受痛苦的人似乎是什么可耻的事，别以为与他们这些不幸的人接触和谈话是什么可耻的事。他们愿意见到富有人类同情心的脸孔，愿意叙述自己的痛苦，听到安慰和同情的话。您从病床中间走过去，找到一张不那么紧张而痛苦的脸，决定上前去同他聊聊。

“你什么地方受了伤？”您有点儿犹豫，不好意思地问一个面孔瘦削上了年纪的老兵，他坐在床上看着您，目光是和善的，好像请您到他身边去。我之所以说“不好意思地问”，是因为除了深切的同情之外，痛苦也会莫名其妙地引起害怕受到歧视的心理，以及对忍受这种痛苦的人崇高的敬意。

“脚上受了伤。”老兵回答说，正好这时您自己也看到了起伏的被子底下他的一条腿从膝盖以下全没有了。“现在谢天谢地，”他添上一句，“我想要出院了。”

“你治伤的时间长吗？”

“有六个礼拜了，老爷！”

“怎么样，现在还痛吗？”

“不，现在不痛了，没事。只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好像腿肚子酸痛，平常没事。”

“你是怎么受伤的？”

“老爷，是第一次打炮的时候，在五号碉堡，我正在调试，要移动大炮的位置，就这样一个动作，让炮口对准另一个炮眼，他那边一炮打到我的腿上，我就像陷进了坑里一样。一瞧，一条腿没有了。”

“开始时不觉得痛吗？”

“没有什么，只好像几个性子比我急的人踩了我一脚。”

“那么后来呢？”

“后来也没有什么。只好像皮肤绷得很紧，有点儿火辣辣的痛。老爷，千万不能想得太多，你不想它，什么事也没有；一个人老是想着它，事情越想越麻烦。”

这时有个妇女向您走过来，她穿一件灰条子的罩衫，包着黑头巾。当你同水兵谈话时她也插进来说几句，向您叙述他的不幸和四个星期以来他所处的困境。她还告诉您他受伤后不让担架抬走，他要等着看咱们的炮兵连开炮。她告诉您有一两位大公爵来慰问过他，同他说了话，赏了他二十五卢布，当时他禀报说想重返碉堡，即使自己不能开炮，也可以指点新兵进行操作。这个妇女一口气说了这些事，一会儿看着您，一会儿看着他。他把脸扭过去，好像不愿意听她说话，只顾在枕头底下撕着裹伤口用的棉线。她的眼睛里闪耀着一种特别喜悦的光芒。

“老爷，她是我的内当家！”这位水兵向您介绍，他的口气似乎在说：“请您对她多多包涵。谁都知道婆娘们的嘴里说不出中听的话。”

您对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勇士开始有了理解了，您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在这个人面前有点儿无地自容。您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话要向他倾诉，以表达您对他的同情和惊异之感，但您找不到什么话说，或者您觉得想要说的话不能使您满意，于是您默默无言地向这种不愿张扬、毫不做作的广阔的胸怀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表示钦佩，自己有任何优点都自愧弗如。

“好吧，老天保佑你早日恢复健康。”您同他告别，到另一个伤员面前去了。这个伤员在地板上躺着，好像痛苦不堪，盼着早日死去似的。

他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两颊浮肿而苍白。他仰面朝天躺着，左手伸在脑后，那姿势显得异常的痛苦。枯焦的嘴唇大张着，艰难地喘着气，声音是嘶哑的。一对呆滞的蓝眼睛朝上翻。被子没有盖严，底下露出了捆着绷带的右手肘。腐肉的恶臭越来越厉害地刺激您，伤员们肢体内的高温会吃人似的，好像把您也弄得发烧了。

“怎么，他没有知觉了吗？”您问跟在身后的这位妇女，她态度温和地看着您，好像把您当作亲人一样。

“不，他还能听见，不过很虚弱，”她轻轻地补上一句，“我今天给他喂了茶。——怎么，就算是不认识的人，总归要有同情心吧。他差不多不能喝水了。”

“你觉得怎么样？”您问他。

伤员的瞳孔朝着您的话音转过来，但他已不能看您，也听不懂您说什么了。

“心里如火烧。”

您看到几步远的地方有个老兵在换衣服，他的脸孔和身体都是深棕色，瘦得像一具骨头架子。一只手没有了，从肩膀上给连根剃掉。他坐着，精神很好，已经康复，但从他的呆板而暗淡的眼神，从他脸上的棱棱瘦骨和重重皱纹，您看出这是一个经受了重大的痛苦而获得了一生最美好的几年岁月的人。

在大厅的另一边，您会看到病床上一张女性的痛苦而温柔的脸孔，两颊上浮动着火烧中的红晕。

“这是我们一个水兵的妻子，五号那天^①被炮弹炸断了腿。”您的这位导游女士这样告诉您说。“她是给碉堡里的丈夫送饭去的。”

“怎么，切掉了吗？”

“连膝盖都切掉了。”

现在，如果您的神经还算坚强的话，请走进左边的那道门。那个房间是包扎和手术的地方，您在那里会看到医生们两臂染满了血迹，脸孔苍白而忧郁，在病床旁边忙碌着。病床上躺着被哥罗芳麻醉的伤员，圆瞪着眼睛，嘴里不停地在说话，好像在说胡话，毫无意义，有时只吐出简单的叫人感动的几个字。医生忙着干他的最为可恨而又功德无量的事——截肢，您会看到一把锋利的弯刀切入洁白健康的肉体；您会看到伤员在突然恢复知觉后发出可怕的惨叫或咒骂；您会看到医生的助手把切下来的一只手丢到角落里；您会看到同一个房间里另外一个躺在担架里的伤员瞥见受伤的弟兄在动手术而全身痉挛，大声呻吟，与其说他是肉体上感到疼痛，不如说由于即将轮到他而在精神上出现痛苦——您还会看到一幕一幕震撼灵魂的恐怖景象，看到以鲜血、痛苦和死亡表现的战争的真实面貌，而不是那种组织得秩序井然，队伍整齐，神情庄重，士兵们高举着迎风飘扬的旗帜，吹着号打着鼓去战斗，将军们英姿飒爽的局面。

走出这座痛苦的大厦，您一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挺起胸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您会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个健康的人而深感庆幸。但同时您也会因为观察到这种痛苦

① 1854年10月5日，英法联军第一次炮轰塞瓦斯托波尔。——译者注

而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平静地毫不犹豫地向前堡群走去……

“有多少人在这样地死去,有多少人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相形之下,像我这类渺小如虫豸者的死亡和痛苦算得了什么呢?”但是万里无云的天空,光明灿烂的太阳,赏心悦目的城市,门窗明亮的教堂,以及四处走动的军人,这些景象很快就会使您恢复常态,悠闲自在,无忧无虑地享受眼前的欢乐。

一个送葬的队伍迎面而来,一位军官阵亡,也许在教堂里举行了葬礼,玫瑰色的棺材,乐声悠扬,旗帜飘动;也许您会听到碉堡群中发射的枪炮声,但已不会再使您产生以前的想法了。在您看来,送葬的队伍是非常壮观威武的景象,吹奏也是非常动听雄壮的音乐,但您不会把在救护站里体验到的关于痛苦和死亡的那些明确的想法同这种景象和这些音乐联系在一起的。

经过教堂和街头的防御工事,您来到了这座城市最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街区。街道两旁排列着店铺和小酒馆的招牌。商人,戴帽子或裹头巾的妇女,衣冠楚楚的军官——一切都向您表明居民那顽强的精神、高度的自信和镇定自若的气概。

如果您想听一听水兵和军官们的高谈阔论,那么请您到右边那家小酒店里转一转吧,不错,那里正在谈今天晚上怎么过,谈玩纸牌,谈二十四号的战斗^①,谈端上桌的肉饼价钱贵味道又粗劣,谈这个弟兄那个弟兄是怎么被打死的。

^① 1854年10月24日,俄军在城东英克尔曼地区向英法联军发起攻击,企图解除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包围,但以失败告终。——译者注

“见他的鬼，我们今天真糟透了！”一个下级海军军官说，他声音低沉，头发淡黄色，嘴上无髭，披着绿颜色的肩带。

“你们守在什么地方？”另一个军官问他。

“四号碉堡。”年轻的军官回答说。您听他说出“四号碉堡”这几个字时肯定会竖起耳朵，甚至肃然起敬地看一眼这位头发淡黄色的军官。他毫无顾忌，挥动着两只手，高声喊叫，哈哈大笑，您简直觉得他是个无赖。他显得特别冲动，当前一些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经历了某种危险之后都会有这种情绪。不过您仍然会以为他要向你们叙述四号碉堡经受着炮弹和枪子儿的攻击时有多么糟糕——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说的糟糕是指地方太泥泞。“炮兵阵地根本进不去。”他说，把靴子伸出来叫大家看，小腿肚以上都涂满了泥浆。“我那里今天给打死了一名优秀的炮手，子弹正中脑门。”另一个军官说。“是谁？是米秋欣吗？”“不是……怎么，给我上一道小牛肉吗？好家伙！”——他跟跑堂的说了一句。——“不是米秋欣，是阿布罗西莫夫。一个小伙子，他冲出碉堡六次。”

桌子另一端坐着两个步兵的军官，面前放着两盆豌豆肉饼，一瓶叫做“波尔多”的克里米亚葡萄酒。其中一个年轻的军官是红领子，大衣上缀着两颗星，正同另一个年纪较大的军官谈阿尔玛河上打的那一仗^①。谈话对方是黑领子，大衣上没有星。年轻的军官有一点儿醉了，根据他说话

^① 阿尔玛河位于克里米亚半岛，1854年9月8日俄军在这条河上为英法联军所败。——译者注